



由香港到新 疆

薩空了著

D69

(W)16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6311

K928.9
(W)8

0076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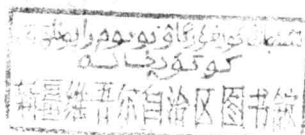
前記

這本書也是一九四三年在桂林被捕後寫成的，當時的心情認為由香港到新疆這一次橫貫中國腹地的旅行對於我是畢生難忘的旅行，獄中的無聊日子用記述一段最值得回憶的生活來排遣，應說是最好的方法，於是就寫了。寫成無法發表，交給朋友代為保存，直到最近，才重回到我手裡。複讀一次，八年的舊事都又回到眼前。最敬愛的朋友杜重遠彷彿還在身邊，可是他已永離了這個世界。

回想八年前上海淪陷之後，我們一般朋友撤退來港，大家一點也不沮喪，因為抗戰是我們的主張，我們早就認清了中國只有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才能生存，抵抗雖一時要遭挫敗，但最後必可獲勝。所以我們當時都只抱着一個目標，即如何使戰事拖長轉敗為勝！因此，當很多在內地的達官貴人都想回香港跑以求繼續他們在京滬一帶久享過的享樂生活時，我們却天天計劃着如何離開香港回到大後方去，組織民衆，加強抗戰力量，作反攻的準備。就在這時候我和重遠兄決定了我們要到最遠的新疆去，看看那邊是否可以叫我們施展我們的抱負。完成我們的目標。誰想得到爲了這一念重遠兄後來竟被法西斯反動份子給謀殺了呢！

耗是在去年出獄之前，一個人轉達當時中統局局長徐恩曾的話給我，說：「人有不幸的，但也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杜重遠，他已在廬化被盛世才殺了，勒死因被勒而膨脹了的肚皮。最幸的是茅盾，他因為應蔣委員長之召到了重慶，所以。你現在，在這裏，只是幸與不幸之間……」

話，我當時還是半信半疑，出獄後適杜太太也回了內地，才知道一個忠實老誠的



171589

朋友竟真被他們殺了，遺體何在，謀殺情形如何，當時在廸的杜太太都不清楚。

在這八年中，因重違茅盾張仲實我們幾個人去新疆而也去了，新疆的朋友，大半都受到了不少折磨。史枚、趙丹、王爲一、徐韜、朱今明諸兄都是個人在監獄中吃了無數的苦，家庭也多弄的妻離子散。還有一個易烈兄，且在監獄中喪失了生命。甚至跟我去新疆的新疆學院同學，由新疆被盛世才遣送回來之後，也大半都在到渝後當了兩年多政治犯，關在北碚附近興隆場，「戰時青年訓練團」其名集中營其實的地方，被改變過思想，而成爲我的先進。這是我到一九四四年由桂轉送到那裏後知道的！

我們這一羣到邊疆去想爲國家盡點力量的人，受到的待遇是如此，於是因戰鬥意思不夠而屈服的也有。聽說有一個人在新疆監獄中也受了不少折磨，後來竟又作了盛世才的入幕之賓，給盛寫起來答辯文章，便是一例。不過大多數却都是鬥志極強的，爲求中國之解放民主，到今天仍努力着的鬥士。

我想大約也就是爲了中國人民大多數都是忠於求中國解放民主事業的，所以在這八年中，就全國言，我們終於拖垮了日本法西斯；就地方言，新疆人民的自治要求，卒於十天前在迪化 and 張治中成立了三項協議，獲得了一部份的成就。當然無論就全國或地方言，現在距離真正的解放民主，還是很遠，可是這八年的歲月，反人民的力量總敵不過人民的力量，——這一時代的總趨向，已給了我們以很大的鼓舞。

所以在複讀這旅行記後，我爲悼念亡友雖不禁熱心盈眶，但想到我們大部份人仍在繼續着他們的遺志而努力，心上也感到了一些安慰。讀者也許不會把這本書只看成一本旅行記，而會認識牠是一個整個運動的一個環節的紀錄吧？那麼我希望大家都能由此受到鼓舞，而肯踏着重遠兄等的遺跡前進！

序

一・香港到海防

- 1 遠征隊的組成
- 2 小廣東輪上

二・安南一月

- 3 初抵海防
- 4 困難重重
- 5 河內一瞥
- 6 海防的生活
- 7 風雨之夜
- 8 諒山小住

三・鎮南關到重慶

- 9 南寧風光
- 10 自桂南赴桂西北
- 11 南丹的糾紛

12 貴陽三日

四・重慶二月

13 在重慶要解決的問題

14 大轟炸中

15 兩赴北碚

16 渝蓉道上

五・成都三週

17 成都的難題

18 空襲在成都

19 灌縣的名勝

20 蓉市種種

六・成都到皋蘭

21 驚險的翻車

22 劍閣一宿

23 廣元七日

24 南鄭和廟台子

25 天雙路中
26 華家嶺上

七·皋蘭兼旬

27 一段小交涉
28 蘭市雜掇

八·皋蘭到酒泉

29 初試勵志社招待所
30 武威和張掖

九·酒泉到星星峽

31 酒泉一日
32 嘉峪關和玉門
33 沙漠旁的安西

十·星星峽到迪化

34 哈密和七角井
35 鄯善和吐魯番

序

一九三九年由香港到新疆途中的經歷見聞，在三年後的今天，我才把牠寫成這本冊子。寫成之後，我以深深的嘆息，代替了普通一個人在一本書完成之後，應有的愉快心情。

我決定寫這本旅行記，在一九四〇年春，由廬化回到重慶的時候。那時的計劃，是預備把自新攜歸的魯少飛兄在赴新旅途中所畫的四百幅素描，選一二百幅跟我所寫的文字合印一冊。重慶製錢版太貴，是減少「我寫的勇氣」的第一個打擊。加入新蜀報，為延續當時這個陪都的民間喉舌生命而作的半年苦鬥，簡直使我再無餘力顧到這件事。一九四一年秋由渝再到香港，在報館辦事的時間之外，減少了睡眠重拾起這件舊工作，陸續的寫就幾萬字。太平洋戰事突起，倉皇從九龍逃香港，這些手稿全留在九龍。也就永沒有了找回來的希望。所幸當我由港逃桂的時候，我一九三九年旅行中所寫可作為寫這旅行記藍本的簡畧日記，還儼然的帶了出來，但到桂之後，竟又以另外意想不到的原因，將這簡畧日記遺失了大半，對於這本旅行記的寫成，我自己都漸覺無望了。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新疆問題又時興起來，桂林「半月文萃」編者金仲華兄力促我將由皋蘭到廬化的途中見聞寫出，分三期在該刊發表。已寫成的這幾萬字，重燃了我完成這本旅行記的意念，遂以廿天的時間憑了殘餘不完的日記和追憶，寫就自香港到皋蘭的部分。

這本旅行記產生的多災多難，既如上述，已足使人在寫完時只能有如釋重負的心情，而會嘆息了，更何況當我重翻一次所寫成的手稿時，自覺寫出來的內容，實在距離我所想寫的內容，差離太遠，試問

如何能叫我有點愉快之感！

我最初的希望是想叫這旅行記能反映出來一九三九年——全面抗戰發動後的第三年——中國各地在抗戰中一般社會現象的全貌，現在我寫出來多少呢？也許只有百分之十！把這樣一本書印出來獻給讀者，自己心上所有的是十二萬分的慚愧！

不過在這次漫長的跋涉中，對我個人，確實有了極大的裨益。在北平、上海、香港，我作了十幾年的新聞記者，每天在寫文章發議論，實際上我那時只是一個紙上談兵的書生而已，經過這次旅行我才大畧的認識了中國，了解了中國問題之所在。舉一個小小的例子罷，在這次旅行中爲了我是一個辦報的人，每到一地第一件我注意的事，就是報紙。從桂越邊界上的鎮南關到迪化，除了陪都省會之外，很大的縣城，沒有報紙出版，是很普通的現象。甘肅河西亘長一千多公里的地帶中，只有每天出十六開一小張的一份河西日報，事實上且可以說是不成爲報的報。以致交駱駝駝子自迪化運來，遲至一個月以後的「新疆日報」對他們仍有新聞的價值。生存在現社會上，如此孤陋寡聞，怎麼能活得下去？

過去我以爲記者的言論對中國民衆會有多大的影響，經過這次體驗，我才知道那是「癡人說夢。」過去我很喜歡批評報紙辦的好壞，在這次旅行中，我還曾作了搜集一路所見報紙的工作，想作一個綜合起來的批評。旅途走完，我這種腐儒的意念，偶有所得，便沾沾自喜的習性，完全革除了。我覺得中國今日實在不容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有空閒，幹這類不急之務。所以在這本旅行記中對重慶的報紙，我連一個字也沒提到。

我爲什麼說這些話呢？我是想告訴大家「行萬里路」，對一般知識份子，比「讀萬卷書」更爲重要。因爲只有真的面對了事實，你才能懂得那事實中的問題之所在。同時我也是想藉此說明我並不滿意這

冊旅行記，而終於印行了他的原因。——那就是，我想這個冊子也許會至少還能鼓舞大家，樹立起來「行萬里路」的志願。大家都得多走路，多認識中國現實社會，對個人、國家大約都會有益。

請打破中國老死不出鄉里的習俗，衝出來看看這偉大的中國各地的現實吧！你走出來，你所看見的現實，是會比我寫的要現實的多！這本冊子如能幫助你決定「走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決心，牠也就只剩下覆轡額的價值了。——但是我很高興知道，這個冊子的下場，是覆轡額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桂林

一．由香港到海防

1. 遠征隊的組成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星期六，我們這個爲新疆輸送文化工具並介紹技術的遠征隊，決定由香港動身，向炮化進發。

這個遠征隊怎麼產生的呢？那是一九三八年冬我和杜重遠兄由港赴炮，參加新疆的第三次全疆代表大會，在炮化留居了四十天後，由我、重遠兄和新疆邊防督辦盛晉庸（世才）在一次聚談中，談出來的結果。

我去炮化，完全是機緣湊巧。自從大上海陷落後流亡到港，在港雖恢復了立報，但以粵漢路已斷，香港和祖國脫了節，立報的影響，遠不能和在上海發行時相比，使我懷疑這工作對抗戰能有多少裨益；又以抗戰以來自己不是留在租界內，便是寄居在他國的殖民地，抗戰的中國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遂造成我想到內地看一看的決心。恰巧這時成舍我兄由漢口到港，使我可以把立報交給他而驟然他去；但是到那裏去呢？正在這時候，恰巧重遠兄也由潢川回到香港，他此來係省視家屬，預備三渡天山去新疆，在一度長談中，便確定了，我也跟他去新疆觀光。

新疆那時對我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已，我之決定去，是爲了我已先決定離港，而且去新疆可以經過當時中國抗戰的心臟，武漢。此外如果說新疆對我還有其他吸引力的話，那就是一聽說他是一個難得去的地方，我具有新聞記者應具有的好奇心，所以想去看看，至於正眞認識出來新疆的重要性，那已是在我到新疆之後的事了。

我和重遠由香港乘小輪經西江到梧州，在輪上巧遇秦德純張任民兩先生。到梧州那天，適值敵機第一次轟炸梧州市區，看見黃濤指揮官爲了指揮救火被水澆濕了衣服，而我們一天只吃了一餐王遜志先生招待我們的飯。翌早我搭張任民先生的小汽車重遠搭秦德純先生的小汽車，一天由梧州趕到了柳州，第二天我們便到了桂林。在桂林住了三天，除由黃旭初主席招待我們和夏威軍長及各廳廳長吃了一次飯之外還拜訪了馬相伯先生，參觀了一些地方，跟着就又搭章永成先生的小汽車到衡陽，然後同乘火車到漢口，在漢口住了兩個多星期，碰到許多朋友，也遇到了不少次敵機轟炸，幾經向張家勛部長交涉，我們才和交通部航委會的人員合乘一個專機，由漢口飛去廬化，這個專機中，文化人只添了一個大公報的記者，陳紀濤。

專機在西安降落加油，霧大戳破了一隻輪胎，我們會見了朱子橋先生盧乃廣先生等還一同躲了一次警報，但專機仍於當日西飛，在第三天到了廬化。

在廬化居留期間，得到了武漢撤退的消息，在這漫長的旅行中，時期雖短，却大大的增加了我對中國的認識。「怎樣能把我們薄弱的力量供獻給國家」？是當時重遠和我兩個人一致打算覓求的答案。盛世才代我們擬了一個答案，是幫他建設新新疆。他的言辭和態度的懇摯，感動了重遠和我，不只我們答應了給他幫忙，還決定了他邀約更多的朋友。

盛爲了獲得我們一定回新疆去的保證，在重遠就了新疆學院院長我就了新疆日報社副社長（社長當時由外交處處長也是反帝會的秘書長還兼有許多其他兼職忙的不得了的主賓乾先生兼任）後三日，才放我們南歸。接家屬之外，重遠的任務是邀朋友。我的任務是爲新疆購辦文化工具，羅致辦報和改造印刷廠的技術人材。

我到迪化的時候，新疆還不能收全中央通訊社的廣播，武漢撤退後，蔣委員長發表的告全國國民書，迪化只收到了後半段。我參觀新疆日報的設備時，新疆日報的銅模還是民國元年楊增新派人由滬購買的，早已殘缺不全，鑄字機，刨床，等一概沒有；全迪化（新疆的文化中心）公私圖書館書籍都貧乏的可憐……我認爲要使新疆文化發達，這種種現象，非澈底革新不可。盛世才同意了我的意見，立即撥了五萬元，並寫了信叫我帶到重慶找財政部長孔祥熙，請他批准把這五萬元換成外匯，好在港滙爲新疆買必需的機器，書物。

飛到了重慶見過了孔部長，承他答應幫忙，准我換五萬元外匯。我和重遠又飛回了香港。重遠在港結束了他九龍的家先偕眷飛去昆明候包機轉飛新疆，我的家屬也由上海到港，飛渝轉蓉，會合重遠、茅盾、張仲實諸兄及眷屬西飛。只有我一個人留在香港購辦各物，並約聘技術人員。

爲了購機器和聘技術人員我本應去上海，但上海已在敵人控制之下，在那裏我的熟人又太多，遂託留滬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的一個同學，也是我們辦上海立報時的營業主任，閻奉璋，替我在上海辦理一切。訂購了兩具湯姆森電動鑄字爐，並訂製了十幾副各式大小各種字體的銅模；還有英文的各式大小各種字體的銅模，也買了十幾副，因爲我想在新疆試辦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文，烏孜別克等小民族文字的拉丁化報紙。此外還買了一切鑄鉛條，花邊，所需的刨床，鋸刀，鑿子種種器具。更在滬港兩地委

託各書店搜購了五四以來各書店所出新書。

至於約聘技術人員，在畫漫畫編畫報方面約了魯少飛，他是上海立報的同事，新聞無線電收聽方面約了王棟華，他是北平世界日報香港立報的同事，鑄字方面約了張至炯，他是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多年的一位工友，寧波人，個性極好，過去並沒跟我工作過，是閻奉璋在上海代約的；此外就都是在立報工作過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同學，計有閻奉璋，（擅長報社管理工作），周公惠（擅於版排字），舒魯青（擅刻字），戚夢奇（擅鑄字）趙英賢（擅譯電）。計算所買的東西約為十餘噸，還有這麼多人，於是我在香港為新彊買了五輛福特一九三八年式卡車，每輛價格為七百八十餘美金，大家都說便宜，因為當時卡車，在港異常缺貨。這種卡車都須自裝車身，我把牠們交給了一個在港最有名的裝車身工廠裝配車身，時間用去了三個星期，同時又收到盧世才的電報，囑會含新彊駐滬代表張元夫的夫人女公子，代購一批綢衣料，自來水筆，男女用手錶等，作為贈送蘇聯友人的禮品。這許多事的備辦足足的用了三個多月的光陰，並且其間沒敢浪費過一點時間，因為那時香港會遭受法西斯匪徒的進攻，已經屢次傳說，還有當時離港返自由中國只剩下了由雲乘輪船轉安南的一條路，粵漢路不通，西江不通，廣州灣亦不通，況且這條路也天天在宣傳，法國或將循蘇寇之請而封鎖，如果我不快走，說不定我所有的計劃努力就會全成了灰燼！

所以當收到閻奉璋三月九日可以由滬到港的電報後，我立即託了在法國郵船公司工作的孫源兄為我們買十日由滬駛海防的不安東輪船票。人很多，票不易買，許多朋友都勸不必忙，理由是萬一閻的船誤期不到，這些船票買到了走還是不走？我當時的決定是不管如何我也要走，如果閻輪延期，我們寧可到海防去等，因為在海防還有許多事，如上海買的機器是由滬直運海防的，需要提出；卡車書籍綢料也

已先由轉運公司自港預海防，提出裝車也有許多手續。這時香港海防間只有這麼一艘小廣東駛行，十日往返一次。這次不裝，又要等十天，十天之後的情形有誰曉得？

湊巧船就在碼頭，我所需要的數量，全數買到，閻奉璋和張至炯在九日也到了香港，於是三月十日上午十一時，我們這一羣不畏跋涉，想乘卡車橫貫全中國的遠征隊總算有了征途。

這一羣，除了上述的各人外還有魯少飛太太和她的小姐。魯太太這時，且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另外尚有與我們結伴赴渝的北平新專同學張家瑞，和方瓊鳳小姐跟她的三個小孩。

2. 小廣東輪上

一片鑼聲，送走了送行的客人，小廣東蠕蠕的移動了，我倚着船舷，看着整個的香港，在我眼前縮小。

「這次是真離開香港了，不知道那一年我還會回來。」在這個默念中，滿腔充塞了對香港的依戀。香港太平山上，我看過朝暾也看過晚照；九龍彌敦道上，我更領略過許多詩情的月夜；雖然白石的滙豐大樓，和灰紅的華民政務司建築，仍舊啓示着我，叫我不能忘掉殖民地上帝國主義統制留在心上的創傷。但在「真走了」這意念下，依戀的一念，竟強過了記恨。

小廣東輪是一艘四千多噸的內海小輪，大餐間的設備也極平常，只有一間飯廳，一間吸煙室可以享用，西餐之外，紅酒可以盡量自吃，算是優點。但是船太小。旅客能够不暈的極少，人爬不起床，西餐日要犧牲，其他享受日更談不到。在這船上我們買到了六張大餐間的票。其餘的票都是統艙。在大餐間住的有魯少飛夫婦方小姐及其小孩和我，能經常吃飯的只有我一個人。

這條船，在海上走了三天，除了第一天下午海上曾偶有陽光外，其餘的時間，天氣完全陰霾，且有風浪。每天在船上除了聽機器的聲音，就是聽海水打在船身上的沙沙的怪響。太單調，太寂寞了，和還能活動的旅客攀談，遂成了我打發時光的方法。中國旅客中我認識了一個中國旅行社的社長潘恩霖，他是經安南去昆明，目的在視察這一帶的分社，並創辦分社；還認識了一個重慶某戲影院的經理胡君，此行是經安南回重慶。他們到甲板上來的機會並不多，所以談話也很少；接觸機會多的是三個外國人。

一個蘇聯的駐日商務參贊，這次是經安南去重慶然後回莫斯科。在吸煙室中我遇到他，我背了一具康泰克司第三號照像機，引起他的注意，他正坐在小桌旁拿着一具康泰克司第二號照像機，看一張英文說明書試用照像機的各部。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所以試用時，很感吃力，我幫忙他，把照像機各部的用法，試驗了一次，他非常感謝，於是我們用不能完全達意的英文談了一陣，從零斷的句子中，我知道他是去重慶。在重慶約住一個月即回莫斯科，照像機是才在香港買的，所以還不會用，我問日本的情形，他只能說一般人民，生活很窮……以後還談過幾回也只限於天氣如何而已。

第二個我遇到的是一個法籍天主教的教士，老穿着一件黑衫，但是很年青，我想他不過廿歲左右。他由上海來，目的地是西貢。因為那裡有一個天主教的神學院，他去入學深造。英文可以說一點，對世界大勢卻沒有什麼認識。我問他淪陷後上海日人的動向，並談到在安南，日本人的潛勢力，他的答復，都不得要領。法國青年向宗教中逃避到這種情形，真叫人替法國悲觀。

第三個我遇到的是南寧某教會的一個美籍牧師。美國人的性格，照例來的朗爽，談起來，議論很多。他這次是由香港回南寧去繼續服務。問他為什麼去香港？據說是送太太小孩子到那邊去，南寧轟炸多，太不安全，某次敵機用機槍掃射，流彈曾射穿他的大衣，幸未傷到他的身體，所以對日寇的濫炸，他

表示深惡痛絕。可是談到國際問題時，他的妙論就出來了。他不贊成美國的民主黨，也不喜歡共和黨，他只崇拜參議員波拉這個人，在選舉時，他總要投波拉一票。對蘇聯，他說那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也表示厭惡。我問他是否去過蘇聯，答說沒去過。「那怎麼知道蘇聯不好呢？」他說曾看過幾本書。問所看過的书的書名，全是些著名的反蘇著作，舉幾本英美出版的有利蘇聯的著作，答稱沒有看到過，我知道他還年青，在教會中他被教養成這種典型，是怪不得他自己的。

他曾屢屢的找我談，並邀我過南寧時去找他，可是我看得出來，他的熱心和我交往，跟他在教堂中想爭取到一位教友的熱心，並無不同，有一次，他問過我是不是基督徒，我說不是的回答，相當的叫他失望。

在船上的生活，頗叫我回憶到八年前由天津乘太古輪船公司通州輪，南下赴滬的舊事。這次在未上船之前担心着太平洋上將有烽火傳說，上船之後，那一切似乎已全遺忘，睡在甲板上的帆布椅中，和八年前一樣的，令人慵懶，令人冥想到真正的海闊天空境界。不過當船駛進瓊州海峽的時候，船上的空氣整個變了，這時，日寇正在海南島上進攻，船上的中國買辦說，說不定敵人的海軍，會在這一帶登輪檢查，許多中國人，都有點發慌，可又不知道應當怎麼辦。

到了瓊州海峽，這裏真的滿布着日寇的運輸船，也許有廿餘艘吧？整個的海面不再是寂寞的了。船也因爲靠近雷州半島一邊走，我們可以隱約的看見陸地的邊緣。

緊張了一個下午，結果日寇海軍並未登輪檢查，大家到傍晚，船已遠離了瓊州海峽，才放下心長出了一口氣。

第三天的清早，天氣清朗；又出了太陽，小廣東輪，也已緩緩的駛入海防港口了。

二·安南一月

3. 初抵海防

在我動身來安南的前一班自港開海防的輪船上，不只裝運了我買的卡車，還載了我派來海防作「前站」的另一個北平新專同學，楊永崧，他也是要和我們結伴赴渝的人，因為他素來擅長辦理對外交涉，我就派他盡點義務先來海防，爲我們準備一切。最重要的是向中國駐海防的領事館交涉，請爲證明我們這一羣人的身份，以免海防海關人員在我們登岸時刁難。

海防海關人員刁難旅客的故事，在香港我聽的太多了，在船上問同行的旅客，大家也都有點談虎色變。船駛進了海防港口，茶房給大餐間旅客每人送來一張大餐間乘客的證件，據說有這個證件可以享先檢查行李的優待，顯然茶房是希望由此更多得點小賬，我們也不相信這證件能有多大的效用，惟一的指望，大家還是建樹在楊永崧身上。

船靠在碼頭上，楊永崧來接了，他報告海防的海關人員的確有點麻煩，因爲海防天氣熱，他們每天只辦四小時的公，上午九點到十一點，下午二點到四點，每一隻船到，他們檢查行李的時間，上午也是到十一時爲止，沒有檢查完的旅客，就給關在海關的一個鉛鐵庫棚裏，人多、黑暗、悶熱，他們一概不